

同經異譯與佛經音義研究 ——以慧琳、可洪《道地經音義》為例

韓小莉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中文摘要

同一部佛經的不同譯本之間互為異譯。同經異譯對於我們校勘佛經、理解經意很有幫助。歷代經師在注釋佛經時對異譯都有所參考，但是沒有程式化，不成體系，尤其是在注釋某些艱澀難懂的早期譯經時，由於沒有參考異譯本，結果出錯率比較高。今天我們研究古代經師的佛經音義書時，要充分吸取這個經驗教訓，多多參考異譯，具體而言，參照異譯，有助於釐正音義所據佛典的文字訛誤；有助於修正音義的注釋疏誤；有助於更加深入透徹地理解經師們的釋義。筆者以慧琳、可洪的《道地經音義》為例，就這幾個方面加以分析說明。

關鍵詞：佛經異譯、佛經音義、佛典校勘、注釋疏誤

Using Multipl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Sutras to Study the *Daodi jing yinyi* by Huilin and Kehong

HAN, Xiaojing

Profes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Multipl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same sutra are helpful in collating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understanding the sutra's meaning. Commentaries on sutras relied on available translations, but this was not done systematically. In the case of some difficult sutras, the failure to refer to all translations resulted in errors. Today, when we study ancient *yinyi* works on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we should fully draw from this experience and refer to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Specifically, referring to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is useful for correcting errors in passages quoting the sutras and errors in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further contributing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The author applies this method of analysis to the *Daodi jing yinyi* by Huilin and Kehong.

Keywords: multipl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 sutra;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of a sutra; correcting errors in sutras; commentarial errors

本書所說的同經異譯，是指同一部佛經的不同譯本之間互為異譯。大藏經中有許多重譯本佛經，形成佛經的一大特徵，幾乎所有的重要佛經，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譯成漢譯本，《出三藏記集》卷二稱這類經典為「異出經」。關於異譯本產生的原因，王文顏先生總結有三：（一）由於原典存在諸多問題而引起重譯：傳入中土的佛經原典有胡本、梵本、部派本之別，我國的佛教信徒又有求全求備的願望，因此只要發現有不同原典傳入，機緣成熟，就予以翻譯。原典不全也是造成重譯的原因之一，其一是印度有節錄經本的抄經習慣，二是傳入中國的原典本來就不全，從而造成佛經的一再補譯、合本、重譯。（二）由於漢譯本存在諸多問題而引起重譯：或者因為舊譯本未將原典的思想正確傳譯出來，或是由於原典是全本，而舊譯本只是節譯或抽譯其中某些片段或大意，導致精益求精的經學大師們不得不重譯新經。（三）因譯人亡故或時局動亂而引起重譯。¹異譯本的價值在於，它們有共同的來源（充其量原典的版本可能不同），可是譯出年代不同，譯者不同，語言就會帶有各自的時代特徵和個人的言語風格，如果把它們放在一起加以比勘，不但有助於互校佛典的版本或內容訛誤，幫助確定某些疑難字詞的含義，而且還可以發現語言演變的軌跡，²這對於佛經的文獻學和語言文字學研究特別有意義。前脩時賢們利用同經異譯已經做出了不少成果³，但都偏

※ 收稿日期 2017.12.18，通過審稿日期 2018.7.17。

¹ 參見王文顏，《佛典重譯經研究與考錄》上編〈佛經重譯的原因〉，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

² 參見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頁 40-41，並略有改定。

³ 例如董琨，〈「同經異譯」與佛經語言特點管窺〉，《中國語文》6，2002 年，頁 559-566；辛島靜志，〈《道行般若經》和「異譯」的對比研究——《道行般若經》與異譯及梵本對比研究〉，《漢語史研究集刊》第 4 輯，四川：巴蜀書社，2001 年，頁 313-327；又辛島靜志，〈《道行般若經》和「異譯」的對比研究——《道

重在佛經校勘、經意研讀、語詞考釋及語法研究等方面，利用同經異譯研究佛經音義書注釋的正誤得失的成果還基本沒有，鑒於此，本文主要探討同經異譯對於佛經音義研究的價值。

「音義」是傳統小學術語，指辯音和釋義。音義書專指解釋字的讀音和意義的書，⁴兼及版本校勘。音義著作看似主要在「辯音」，其實目的是為了「明義」，是「訓文字之音而注其義，即博引古代韻書、字書，旁及經史子集，詳注反切以名字音，窮探幽奧以釋詞義」⁵。所謂「佛經音義」，就是為通讀某一部漢譯佛典而作的音義著作。漢譯佛典是古代印度語言、文化對漢語、漢文化深刻影響的產物。本來印度的思想文化、語言文字、風土人情，對於我們中土人士就已經很陌生，加之再用古漢語翻譯過來，形成一種非自然的獨特的漢語變體——佛教混合漢語(Buddhist Hybrid Chinese)，這就使得漢譯佛經不僅教義博大精深，而且語言古奧晦澀，給僧俗兩界研讀都帶來不小的困難，於是漢譯佛典中另有一類特殊文獻應運而生，它是專為幫助佛弟子及佛學愛好者閱讀佛經

行般若經》中的難詞》，《漢語史研究集刊》第5輯，四川：巴蜀書社，2002年，頁199-212；胡敷瑞，〈《道行般若經》與其漢文異譯的互校〉，《漢語史學報》第4輯，2004年，頁127-146；陳文杰，〈同經異譯語言研究價值新探〉，《古漢語研究》1，2008年，頁82-87；盧巧琴，〈論同經異譯的語言學價值——以《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三部異譯經為例〉，《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2008年，頁137-142；陳源源，〈同經異譯佛經人名管窺——以《法華經》異譯三經為例〉，《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008年，頁22-26；高列過，〈中古同經異譯佛典語言研究概述〉，《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2013年，頁143-148；以及浙江大學顏治茂先生指導的一批碩士論文。

⁴ 參見梁曉虹、徐時儀、陳五雲，《佛經音義與漢語詞彙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3；徐時儀、梁曉虹、陳五雲，《佛經音義研究通論》，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頁3；黃仁瑄，《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

⁵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頁452。

服務的，即佛經音義。

歷代經師在著作佛經音義時對異譯也有參考，如慧琳再詳定大乘基《妙法蓮花經音義》時，對《妙法蓮花經》的異譯《正法花經》就有參考：《慧琳音義》卷 27 〈妙法蓮花經・藥王品音義〉：「我適，尸亦反，往也。《正法花》云『我昔供養』，是也。」⁶又〈觀音品音義〉：「漂墮，上匹消反、芳妙反，《說文》：漂，浮也。《正法花》云『流墮』，是也。」⁷又如可洪在注釋《法句經》時，對其異譯《出曜經》亦有參考：《可洪音義》卷 22 〈法句經音義〉卷下：「怨讐，子廉反，害也；不廉也，正作殲、噦二形。又莊蔭反，讒言也，《出曜經》作怨譖，是也。」⁸但是，這種參考沒有程序化，所以不成體系。尤其是在為那些艱澀難懂的譯經作音義時，如果不參考異譯本，讀懂經意既已困難，正確注釋更為不易，而且出錯率比較高。本文擬以《慧琳音義》和《可洪音義》兩書中的《道地經音義》為例，來具體說明由於當時經師沒有系統有意識地參考《道地經》的異譯本《修行道地經》，以致其音義中出現了許多不完善乃至疏誤之處。

《道地經》，又稱《大道地經》，是《修行道地經》的略出本，東漢

⁶ 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簡稱《慧琳音義》），《中華大藏經》（簡稱「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7，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1165 經，頁 989 上。按，《妙法蓮華經》卷 6〈藥王菩薩本事品〉：「我適曾供養」(CBETA, T09, no. 262, p. 53, c5)，《正法華經》卷 9〈藥王菩薩品〉作「吾往昔時至心供養」(CBETA, T09, no. 263, p. 125, c4)。

⁷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7，頁 989 中。按，《妙法蓮華經》卷 7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假使黑風簡稱吹其船舫，飄（博本作『漂』）墮羅刹鬼國」(CBETA, T09, no. 262, p. 56, c12-13)，《正法華經》卷 10 〈光世音普門品〉作「假使風吹其船流墮黑山迴波」(CBETA, T09, no. 263, p. 129, a5-6)。

⁸ 後晉・釋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簡稱《可洪音義》），《景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5，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年，第 1257 經，頁 365 下。

時期安息國高僧安世高所譯，一卷，七千多字，是第一譯。安世高是有史可證的最早的譯經家，他來華後才學習漢語，翻譯佛經，其所譯經口語和文言混雜，比較拙澀，明代釋智旭《閱藏知津》卷 38 評價其《道地經》為「文不可句」，試舉幾例，如《道地經· 五種成敗章第五》：「或時上樹無有蓏、無有華、無有華戲。」⁹此句費解，《修行道地經》卷 1 〈五陰成敗品〉譯曰：「或見枯樹，都無枝葉，夢緣其上，而獨戲樂。」¹⁰根據異譯可知《道地經》原文本意是：「或時上樹戲，樹無有蓏、無有華、無有華（葉）。」¹¹又同章：「亦持若干幹樹破聚薪。」¹²此亦費解，《修行道地經》譯曰：「折取枯枝，束負持行。」¹³對比可知，「若干幹樹破」即「若干破幹（乾）樹」¹⁴，與「枯枝」相對應。又同章：「若有沐身未浴身時，譬栴檀香，或時如蜜香，或時多核香，或時那替香，或時根香，或時皮香，或時華香，或時蓏香，或時霍香；或時宿命從行相，筋香、髮香、骨香、肌肉盥血香、大便香。」¹⁵此段字詞看似簡單，

⁹ 《道地經》，CBETA, T15, no. 607, p. 232, b13。本文所引《道地經》全部出自中華電子佛典 CBETA，並覆覈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2 年版《影印高麗大藏經》本相應經文，同時參考了《大正藏》的校勘記。而且，關鍵字詞一併對勘了《中華大藏經》影印金藏廣勝寺本《道地經》。

¹⁰ 《修行道地經》，CBETA, T15, no. 606, p. 183, c26-27。本文所引《修行道地經》全部出自中華電子佛典 CBETA，並覆覈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2 年版《影印高麗大藏經》本相應經文，同時參考了《大正藏》的校勘記。

¹¹ 《可洪音義》改後一「華」字為「葉」，既與異譯相合，又避免了原文兩個「華」字之重複。見《可洪音義》卷 21 〈道地經音義〉：「華戲，上音葉。悞」，《景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5，頁 329 中。

¹² 《道地經》，CBETA, T15, no. 607, p. 232, b14-15。

¹³ 《修行道地經》，CBETA, T15, no. 606, p. 184, a1。

¹⁴ 《可洪音義》改「幹」為「乾」，切合經文原意。見《可洪音義》卷 21 〈道地經音義〉：「幹樹，上音干，不濕也，正作乾也。又古案反，非也」，《景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5，頁 329 中。

¹⁵ 《道地經》，CBETA, T15, no. 607, p. 232, c26-p. 233, a1。

但讀完根本不知所云，我們來看《修行道地經》的翻譯：「復有異經，說人終時，諸怪之變：設有洗沐，若復不浴；設燒好香、木檼、栴檀、根香、花香，此諸雜香，其香實好，病者聞之，如燒死人骨、髮、毛、爪、皮膚、脂、髓、糞除之臭也。」¹⁶參考異譯，方才恍然大悟。

《道地經》中此類語句甚多，語序受梵本或胡本影響頗重，近乎直譯，潤色加工不足，文中還有許多疑難字詞，更何況它還是個典型的節譯本，教義本來就不完備，所以至西晉，竺法護譯出全譯本《修行道地經》七卷，七萬多字，是第三譯。¹⁷本文之所以選擇慧琳和可洪的〈道地經音義〉為例，就是因為安世高對此經的翻譯實在艱澀難懂，特別需要注釋，而現有佛經音義的注釋卻不盡人意。以《慧琳音義》卷 75 〈道地經音義〉所釋 65 個詞條為例，筆者系統分析了他的注釋結論，發現「摹子」「芬苾」「鳥捺」「入檻」「四激」「髓鶻」「著喉」「受瘡」「俳掣」「曠戾」「或腕」「病瘳」「笮甘露」「儂樂」「枚駁」「持籌」「狂鬢髮」「飄黓」「囁舌」「粲藻」「骨骼」「烏麅」「尻血」「依洫」等 24 條釋文的解釋存在問題，不能令人信服，約占詞條總數的 37%，嚴重影響了全書的質量。《可洪音義》在這方面稍有改善，很多解釋較慧琳高明，但做得還不夠徹底，可洪《道地經音義》總共解釋詞目 303 個，其中「栴甘」「儂樂」「可藿」「可擎」「生获」「枚駁」「持筹」「喜咷」「斂齒」「芬苾」「鳥捺」「四激」「見翫」「曲戾」「黑咤」「幹囁」「多核」「肌肉」「熒討」「遠屏」「胞頤」「談詮」「頸頭」「覆福」「受扉」

¹⁶ 《修行道地經》，CBETA, T15, no. 606, p. 184, c3-6。

¹⁷ 關於《道地經》的異譯本，還有後漢天竺三藏支曜翻譯的《道地經中要語章》，又名《小道地經》，一千五百多字，是第二譯。此譯不分品，是一部「摘譯大意」的譯本。此本雖與上述二本為同本異譯，但篇幅內容差異巨大，無法對應，故本文不作參考。有關《道地經》異譯本的考述，參考自王文顏《佛典重譯經研究與考錄》，頁 68-71。

「成羸」、「臘腥肌」、「脾脂」、「血鬼」、「恬利」、「又處」、「有說」、「如軒」、「囉罪」、「衣洫」等 35 個詞條解釋存在問題，約占全部的 12%，而且很多錯誤的發生都與不參考異譯有關。

當然，《道地經》可能是個特列，但佛經中像這樣古奧艱深的經典並非少數。如果經師稍微完善一下方法，注釋佛經時有意識地、全面系統地參考異譯，就會少出很多問題。所以，今天我們研究古代經師的佛經音義書時，要充分吸取這個經驗教訓，多多參考異譯。具體而言，參照異譯，有助於釐正音義所據佛典的文字訛誤；有助於修正音義的注釋疏誤；有助於更加深入透徹地理解經師們的釋義。下文筆者就以慧琳《道地經音義》為例，同時對照《可洪音義》，來就這個問題加以深入說明。

一、參考異譯有助於釐正音義所據佛典的文字訛誤

校勘是佛經音義的首要工作，只有掃除了底本之誤，才有可能正確音釋。可是藏經浩繁，每部佛經都能做到細細勘正殊非易事，而且當時每位經師所能搜羅到的藏經版本有限，更何況有些訛誤也不是對勘所能解決得了的。所以，適當參考異譯，有助於發現音義所據底本的文字錯訛。例如：

(1) 鳥捦，團活反，義與奪字同，《考聲》從支作斂，斂猶強取也。從手、兌聲。《正字辯》或云：捦，解也，免也。下經文鳥蹠捦准此音，蹠音談合反。¹⁸

按，「捦」乃「捦」字異寫，「斂」是「斂」字之變。「捦」本解脫義，《說文·手部》：「捦，解捦也。」¹⁹段玉裁注：「今人多用脫，古則

¹⁸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8，頁 963 中。

¹⁹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255。

用挽，是則古今字之異也，今脫行而挽廢矣。」²⁰「斂」乃強取義，《說文·攴部》：「斂，彊取也。」²¹段注：「此是爭斂正字。後人假奪為斂，奪行而斂廢矣。」²²「挽（脫）」、「斂（奪）」古籍中常互相假借。慧琳認為《道地經》中「挽」音義同「奪」，「奪」亦作「斂」，義為強取也。

《可洪音義》卷 21〈道地經音義〉所據底本作「鳥挽」，注曰：「鳥挽，他活反，誤也。誤，錯也，正作挽也。」²³可洪認為「挽」是錯字，正作「挽（挽）」，在經中是「誤也」、「錯也」之義。²⁴

麗藏、金藏本《道地經》亦作「鳥挽」：「或時鳥挽吞足亦蹈。」²⁵《說文·木部》：「挽，木杖也。」²⁶「挽」字無義可取。但經文若作「鳥挽」，根據慧琳或者可洪的注釋，仍然費解。

我們來看看《修行道地經》卷 1 的異譯：「或見群象，忽然來至，躡蹈其身。」²⁷據此可知，「鳥挽」當是「象挽」之誤，「挽」字應取解脫、逃逸之義。群象脫逸，奔突踩踏，這樣兩譯就基本合拍了。俗書「象」字常寫作「鷙」、「鵠」、「鶩」等形，進而訛作「鳥」²⁸，與「花鳥」之

²⁰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經韻樓刻本，1981 年，頁 604。

²¹ 許慎，《說文解字》，頁 63。

²²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124。

²³ 《可洪音義》，《景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5，頁 329 下。

²⁴ 《廣韻·未韻》他括切：「挽，除也，誤也，遺也。又解挽。或作脫」，頁 487。本文所用《廣韻》乃余迺永，《新校互註宋本廣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年。

²⁵ 《道地經》，CBETA, T15, no. 607, p. 232, b16。

²⁶ 許慎，《說文解字》，頁 119。

²⁷ 《修行道地經》，CBETA, T15, no. 606, p. 184, a3-4。按，大正藏校勘記曰：「躡」，宋、元、明、宮本作「踏」。

²⁸ 參見韓小荊，《《可洪音義》研究——以文字為中心》之〈異體字表〉「象」字條，

「鳥」字無異。慧琳、可洪於「鳥」字失校，於「搥」字誤解，導致其音釋完全無助於理解經意。

又慧琳曰：「下經文鳥踰搥准此音」，考麗藏本《道地經》下文：「如是夢身所見便意怖、便身殘，譬如鳥踰搥，已身近極苦相著。」²⁹此句《修行道地經》卷 1 異譯如下：「今吾所夢自昔未有。以意懷故，衣毛為豎，病遂困篤，震動不安，譬如猛象，群眾普至，踏踏芭蕉，病轉著床，其譬如是。」³⁰兩譯相較，可知《道地經》「鳥踰搥」亦當作「象踰搥」，方與《修行道地經》「譬如猛象，群眾普至，踏踏芭蕉」相應，此處慧琳亦失校，其釋實不足取。

(2) 芬莢，他敢反，《毛詩傳》曰：莢，蘂也。又曰：毳衣如莢。從草、從炎，亦形聲字也。《爾雅》：莢，草青白色也。³¹

按，《可洪音義》卷 21 〈道地經音義〉亦作「芬莢」：「芬莢，上宣作𦵹，音芥，草也。下他敢反，荻也。」³²可洪認為正作「芥莢」。大正藏翻刻麗藏本《道地經》中無此二字，相應位置作「美」：「或時樹間行，獨樂大美，亦持若干幹樹破聚薪。」³³校勘記曰：「美」，宋、元、明、宮本作「芬莢」。金藏作「獨樂大芬莢」。此句《修行道地經》譯曰：「或見叢樹，獨樂其中，欣欣大笑，折取枯枝，束負持行。」³⁴兩譯相較，「獨樂大美」當與「獨樂其中，欣欣大笑」意思相同。

成都：巴蜀書社，2009 年，頁 743-744。

²⁹ 《道地經》，CBETA, T15, no. 607, p. 232, b22-24。

³⁰ 《修行道地經》，CBETA, T15, no. 606, p. 184, a14-16。

³¹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8，頁 963 中。

³² 《可洪音義》，《景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5，頁 329 中。

³³ 《道地經》，CBETA, T15, no. 607, p. 232, b14-15。

³⁴ 《修行道地經》，CBETA, T15, no. 606, p. 183, c27-p. 184, a1。

竊以為「美」乃「笑」字俗訛。「笑」俗書可以寫作「羨」³⁵，與「美」字手寫體「羨」³⁶同形。又「笑（笑）」的俗字「唉（唉）」手書可以寫作「唉」、「唉」、「唉」、「唉」、「唉」、「唉」等形體³⁷，亦可為旁證。這樣，《道地經》當作「獨樂大笑」，正與《修行道地經》「獨樂其中，欣欣大笑」意思相同。

經文若作「芬莢」或者「芥莢」，「獨樂大芬莢」或「獨樂大芥莢」皆不知所云，頗疑「芬莢」或「芥莢」乃「笑」字之訛。古書行款下行，「笑」字若寫得潦草，字體拉得很長，便與上面的「大」字和下面的「亦」字分不開，就有可能訛作「芬莢」或「芥莢」。諸位經師昧於經意，版本對勘又不足，且不參考異譯本，失校誤注也就不足為奇了。

（3）如熟烏麩，丘舉反，《蒼頡篇》云：煮麥粥曰麩。從麥，去聲也。麥字從來，下從爻，爻音雖。³⁸

按，大正藏翻刻麗藏本《道地經》亦作「如熟烏麩」：「三七日精凝，如久酪在器中；四七日精稍堅，如酪成；五七日精變化如酪酥；六七日如酪酥變化聚堅；七七日變化聚堅藏，譬如熟烏麩；八七日變化滅烏麩，譬如磨石子；九七日在磨石子上生五睡，兩肩相、兩臍相、一頭相。」³⁹金藏作「如熟鳥麩」。此段《修行道地經》譯曰：「至三七日，似如生酪；又四七日，精凝如熟酪；至五七日，胎精遂變，猶如生酥；又六七日，變如息肉；至七七日，轉如段肉；又八七日，其堅如坏；至九七日，

³⁵ 參見韓小荊，《《可洪音義》研究》之〈異體字表〉「笑」字條，頁 745-746。

³⁶ 參見韓小荊，《《可洪音義》研究》之〈異體字表〉「美」字條，頁 584。

³⁷ 宋·陳彭年等重修，《宋本玉篇·口部》(簡稱《玉篇》)：「唉，俗笑字」，北京：中國書店影印清張氏澤存堂刻本，1983 年，頁 103。又參見韓小荊，《《可洪音義》研究》之〈異體字表〉「笑」字條，頁 745-746。

³⁸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8，頁 965 上。

³⁹ 《道地經》，CBETA, T15, no. 607, p. 234, a21-26。

變為五胞，兩肘、兩髀及其頸（宋、元、明、聖本作『頭』）項，而從中出也。」

⁴⁰其中「段肉」與《道地經》的「熟烏麩」相對應。

「段肉」即肉段，塊兒狀肉，佛經中常見此語，例如《雜阿含經》卷9：「有石似段肉，餓鳥來欲食，彼作軟美想，欲以補飢虛，竟不得其味，折脣而騰虛。」⁴¹《菩薩本緣經》卷1：「猶如眾鳥，競諍段肉。」⁴²又《善見律毗婆沙》卷10：「若王見諸夫人兒端正，而我生子唯一段肉，無有手足，王設見者，必生惡賤。」⁴³

佛經中還經常用「肉段」比喻胚胎成形之前的樣子，如《雜阿含經》卷49：「迦羅邏為初，迦羅邏生胞，胞生於肉段，肉段生堅厚，堅厚生肢節，及諸毛髮等，色等諸情根，漸次成形體，因母飲食等，長養彼胎身。」⁴⁴

又考《正法念處經》卷70：「是七七日，名曰肉團，住在胎中屎尿之間。若母動身，若母飲食，被壓辛苦，如壓蒲桃。復以業風，吹動肉團，肉團增長，生於五胞，所謂兩手、兩足及頭。」⁴⁵此經「肉團」與《修行道地經》的「段肉」詞義正相當。

而「麩」指麥粥，宋本《玉篇·麥部》：「麩，丘舉切，煮麥也。」⁴⁶又《廣韻·語韻》羌舉切：「麩，麥粥汁。」⁴⁷麥粥是糊糊狀，完全不成

⁴⁰ 《修行道地經》，CBETA, T15, no. 606, p. 187, a12-16。大正藏校記曰：「頸」，宋、元、明、聖本作「頭」。

⁴¹ 《雜阿含經》，CBETA, T02, no. 99, p. 59, b2-4。

⁴² 《菩薩本緣經》，CBETA, T03, no. 153, p. 55, b26。

⁴³ 《善見律毘婆沙》，CBETA, T24, no. 1462, p. 743, b8-10。

⁴⁴ 《雜阿含經》，CBETA, T02, no. 99, p. 357, c29-p. 358, a4。

⁴⁵ 《正法念處經》，CBETA, T17, no. 721, p. 412, c21-24。

⁴⁶ 陳彭年等重修，《玉篇》，頁285。

⁴⁷ 余迺永，《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頁259。

形，與「段肉」義不相稱，也與《道地經》中描述的胚胎發展順序不合，故經文作此字恐有訛誤，慧琳對其應予以校改。

可洪所據底本亦作「烏麩」，《可洪音義》卷 21〈道地經音義〉：「烏麩，此二字宜作鳩麩，上安胡反，柿子也。下蒲后反，麩麩，油餅子也。按《寶積經》第五十五卷云狀如藥杵，第五十六云狀如鐵箸、狀如鞋援，《胞胎經》云如指箸、息創、息肉，並是胎欲成形兒也。又丘與、丘御二反，麥粥汁也，不稱經意。」⁴⁸可洪認為「烏麩」二字不合經意，以「鳩麩」替之。「鳩」指柿子，《廣韻·模韻》哀都切：「鳩，鳩椑，青柿。」⁴⁹《集韻·模韻》汪胡切：「鳩，鳩椑，木名，青柿也，出長沙。」⁵⁰「麩」指「麩麩」，油餅子。宋本《玉篇·麥部》：「麩，蒲口、蒲沒二切，麩麩，餅也。」⁵¹「鳩麩」與「烏麩」字形有聯繫，且更合經意，較慧琳所釋為優，但是否合乎譯者原意，除非有原梵本對校，否則難成確詁。

二、參考異譯有助於修正音義的注釋疏誤

漢語中很多詞都是多義詞，在具體語境中，究竟選擇哪個音義項，有賴於對文意的準確理解。面對一部比較古奧艱澀的佛經，如果其中的某些詞句不能準確把握，不妨參考一下其他異譯本，或許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一味想當然地按照常規義項進行解釋，就容易出錯。例如：

(4) 蟏子，馬巴反，蝦𧈧，水蟲名也，《說文》從虫、莫聲，或作

⁴⁸ 《可洪音義》，《景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5，頁 331 中。

⁴⁹ 余迺永，《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頁 85。

⁵⁰ 宋·丁度等編，《集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述古堂影宋鈔本，1985 年，頁 91。

⁵¹ 陳彭年等重修，《玉篇》，頁 286。

蟆。⁵²

按，麗藏、金藏《道地經》皆作「𧈧子」：「或見道積𧈧子自過上。」⁵³《可洪音義》卷 21〈道地經音義〉：「𧈧子，上音莫，又音麻也。」⁵⁴《修行道地經》卷 1 則譯作「蟻子」：「或見蟻子，身越其上。」⁵⁵兩譯用詞不同。竊以為此「𧈧子」非「蝦𧈧子」，「蝦𧈧子」即蝌蚪，生活在水中，不可能積聚道上。此「𧈧子」當指一種黑色小蚊，夜伏而晝飛，嘴有毒，咬人成瘡。元稹《元氏長慶集》卷 4〈蟆子三首并序〉：「蟆，蚊類也。其實黑而小，不礙紗縠，夜伏而晝飛，聞柏煙與麝香輒去。蚊蟆與浮塵，皆巴蛇鱗中之細蟲耳，故齧人成瘡，秋夏不愈，膏湫葉而傅之，則差。」⁵⁶《古今韻會舉要·入聲》末各切：「蟆，蟲名，山南多饒此物，如蚊而小，攢聚映日，齧人作痕。」⁵⁷這種蚊蟲與「蟻子」是相類之物，故可換用。可洪「音莫」，當即指蚊蟲類「𧈧子」；「音麻」，則又指「蝦𧈧子」，此音義不切經意，可洪未非之，說明其猶疑不決。

又考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卷 114〈糞掃衣比丘品〉：「佛告迦葉：畜糞掃衣比丘，拾糞掃物作如是想：為慚愧故，非以衣自嚴飾故，為障風吹日曝、蚊虻𧈧子諸惡觸故，安住佛教故，非求淨好故，於糞掃中拾取棄物。」⁵⁸而卷 57〈佛說入胎藏會〉曰：「復受獄囚枷鎖杻械、鞭打拷楚、飢渴困苦、寒熱雨雪、蚊虻蟻子、風塵猛獸及諸惡觸。」⁵⁹卷 114

⁵²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8，頁 963 中。

⁵³ 《道地經》，CBETA, T15, no. 607, p. 232, b1-2。

⁵⁴ 《可洪音義》，《景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5，頁 329 中。

⁵⁵ 《修行道地經》，CBETA, T15, no. 606, p. 183, c14。

⁵⁶ 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四庫全書本》冊 1079，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369。

⁵⁷ 元·黃公紹、熊忠，《古今韻會舉要》，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455。

⁵⁸ 《大寶積經》，CBETA, T11, no. 310, p. 646, c3-6。

⁵⁹ 《大寶積經》，CBETA, T11, no. 310, p. 332, b3-5。

「蚊虻蟻子」連用，可見「蟻子」與「蚊虻」同類；卷 57 又譯作「蚊虻蟻子」，可見「蟻子」與「蟻子」所指近同，可以互譯。又《大般涅槃經》卷 24〈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象猪、牛羊、水牛、蚤虱、蚊虻、蟻子等形。」⁶⁰又《大莊嚴論經》卷 8：「受持於禁戒，乃至蚊蟻子，猶不起害心，何況於人耶？」⁶¹句中「蚊虻蟻子」、「蚊蟻子」蓋即「蚊虻蟻子」。

玄奘譯《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 1〈學處品〉：「有殺生者，暴惡血手耽著殺害，於諸有情眾生勝類無羞無愍，下至倨多、比畢洛迦皆不離殺，如是名為能殺生者。」⁶²又：「何等名為下至倨多、比畢洛迦皆不離殺？言倨多者，謂蚊蚋等諸小蟲類；比畢洛迦，即諸蟻子。」⁶³「倨多」，梵文 *kunta*，巴利語 *kuntha*，指小蟲、昆蟲，佛典漢譯作「蠅」、「蚊」、「蟻卵」、「蟻子」、「花心蟲」、「折腳蟻」⁶⁴。「比畢洛迦」，梵文 *piṇḍikā*，巴利語 *piṇḍikā*，佛典漢譯作「蟻」、「蟻子」、「蚊子」、「蚋子」⁶⁵，《梵語雜名》卷 1 作「比辟里迦」，譯作「蟻子」。上揭諸經中的「蚊虻蟻子」、「蚊虻蟻子」當即「倨多、比畢洛迦」之對譯，「倨多」偏指蚊蚋類小昆蟲，「比畢洛迦／比辟里迦」主要指蟻子。玄奘《瑜伽師地論》卷 8 又譯作「倨多蟻」：「如是所說諸句，顯示加行殺害乃至極下倨多蟻等諸

⁶⁰ 《大般涅槃經》，CBETA, T12, no. 374, p. 508, a5-6。

⁶¹ 《大莊嚴論經》，CBETA, T04, no. 201, p. 298, c5-6。

⁶² 《阿毘達磨法蘊足論》，CBETA, T26, no. 1537, p. 455, b1-3。

⁶³ 《阿毘達磨法蘊足論》，CBETA, T26, no. 1537, p. 455, c11-13。

⁶⁴ 參見荻原雲來，《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東京：講談社，1979 年，頁 356。楊金萍、肖平把 *kuntha* 譯為「蠕蟲（螞蟻的一種）」，*kunthakipillikā* 譯為「螞蟻」，見楊金萍、肖平編，《巴利詞語手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 年，頁 215。

⁶⁵ 參見荻原雲來，《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頁 787。楊金萍、肖平編，《巴利詞語手冊》譯作「螞蟻」，頁 458。

眾生所者，此句顯示無擇殺害。」⁶⁶《玄應音義》卷 22〈瑜伽師地論音義〉卷 8：「据多，居運反。此有二義，一云蟻子，二云蟻卵。既含兩義，故宜本名。」⁶⁷又唐·釋普光《俱舍論記》卷 15〈分別業品〉「据多蟻」下注曰：「此云折脚蟻，或云卵蟻，名含二義，是故不翻。」⁶⁸竊以為「据多蟻」不是音譯加意譯的梵漢「合璧詞」，應該指「蚊與蟻」，是併列結構的詞組⁶⁹，玄應和普光對「据多」的解釋偏指蟻子、蟻卵，不確。

(5) 繫藻，上我蓋反，《文字典說》：擬，止也。從木，疑聲。今俗用從石作礙，或從心作懸，亦通。下遭老反，《毛詩》傳曰：水中蔓生草也。孔注《尚書》云：水草之有文者也。《韓詩》云：浮者曰藻，沈者曰蘋，皆水中有文草也，魚鼈之所藏。《說文》闕不說也。⁷⁰

按，麗藏、金藏《道地經》亦作「繫藻」：「復如魚為捕魚墮網者，餘魚見，驚怖沈走，入沙石間、繫藻中藏。」⁷¹《修行道地經》卷 1 翻譯此句如下：「譬如魚師持網捕魚，餘魚見之，怖散沈竄石岸草底。」⁷²其中「草底」與《道地經》「繫藻」相對。

考《可洪音義》卷 21〈道地經音義〉：「繫藻，上魚起反，草盛兒也，正作薿、薿二形也。又魚力反。下子老反，水中草也，正作藻也。經云『餘魚見驚怖，沉走入沙石間薿藻中藏』，是也。」⁷³可洪認為「繫」同

⁶⁶ 《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315, b8-10。

⁶⁷ 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影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2，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年，頁 291 中。

⁶⁸ 《俱舍論記》，CBETA, T41, no. 1821, p. 240, c2。

⁶⁹ 此結論參考了匿名評審專家的意見，並衷心感謝他提供了大量例證。

⁷⁰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8，頁 964 中。

⁷¹ 《道地經》，CBETA, T15, no. 607, p. 233, a20-21。

⁷² 《修行道地經》，CBETA, T15, no. 606, p. 185, b23-24。

⁷³ 《可洪音義》，《景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5，頁 330 下。

「薿」或「穉」。《說文·艸部》：「薿，茂也。从艸，疑聲。」⁷⁴《廣韻》「薿」音魚紀、魚力二切，《集韻·止韻》：「穉」，同「薿」。「薿藻」指茂盛的水草，魚兒可以藏身其中，似正合經意。「纂」大概是「薿」的換形旁俗字。

而慧琳則認為「纂」同「礙」或「懸」，宋本《玉篇·木部》：「穉，午載切，與礙同。」⁷⁵「纂」即「穉」字。「礙（纂）藻」就是形成障礙的水草、具有障礙功能的水草，這種說法漢語中很少見。參考異譯本，竊以為可洪解釋為「薿（纂）藻」似乎更文從字順，慧琳之釋則欠妥。

（6）病瘞，初錦反，陸機〈漢高祖功名（臣）頌〉曰：茫茫宇宙，上瘞下黷。《說文》從土、參聲。經文從石，亦通，時用也。⁷⁶

按，慧琳所據經本作「瘞」，慧琳以「瘞」替之，「瘞」指不清澄之貌，見《慧琳音義》卷 97《廣弘明集音義》卷 11：「瘞黷，上楚錦反，下同祿反，陸機〈漢祖功臣頌〉云：茫茫宇宙，上瘞下黷也。李善注云：言亂常也，瘞謂不清澄之兒也。黷，媠也。媠猶慢也。」⁷⁷

這個義項合不合《道地經》經意呢？我們來看看經文原文：「是身為譬，如無所依，如無所依舍，愛不愛瘞一切；是身為譬，如不可近，近常破碎；是身為譬，如無有能護，時時為病瘞一切。」⁷⁸《修行道地經》卷 6 譯曰：「是身如塚，而無有主，為姪怒癡所害；是身無救，常

⁷⁴ 許慎，《說文解字》，頁 16。

⁷⁵ 《玉篇》，頁 241。

⁷⁶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8，頁 967 上。按，字頭「瘞」，原文作「瘞」，乃誤刻。

⁷⁷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9，頁 290 上。

⁷⁸ 《道地經》，CBETA, T15, no. 607, p. 236, b21-24。

遭危敗；是身無護，眾病所趣。」⁷⁹兩譯相較，《道地經》「愛不愛稼一切」與《修行道地經》「為姪怒癡所害」相當，則「稼」與「害」相對。同樣，「時時為病稼一切」即「眾病所趣」，也就是為衆病所毒害之意。很顯然，慧琳對「稼」字的處理並不切合經意。

又考《可洪音義》卷 21〈道地經音義〉：「愛穢，初錦反，食有沙土也；亦毒也；亦覆也，正作稼、蔓二形也。經云『是身為辟，如無所依，如無所依舍，愛不愛稼一切』，是也。」又：「病穢，同上。」⁸⁰可洪釋「稼」為「毒」，即毒害，釋義比慧琳高明。

「稼毒」、「稼害」佛經中常見，例如《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 7：「內行稼毒，無有悲愍。」⁸¹又《佛心經》卷 1：「十方藥叉羅刹鬼神等惡心稼害者，聞此言音，毒心即除。」⁸²「稼」是後起俗字，慧琳認為「稼毒」、「稼害」之「稼」正字作「慘」。《慧琳音義》卷 42〈大佛頂經音義〉卷 7：「慘心，上測錦反，《說文》云：慘，毒也。從心，參聲。經作稼，俗字也。」⁸³又卷 57〈天請問經音義〉：「慘毒，上初錦反，《方言》：慘，殺也。《說文》：慘，亦毒也。從心，參聲。經文作稼，亦通用也。」⁸⁴

有時慧琳又說「稼」亦作「慘」：《慧琳音義》卷 8〈大般若經音義〉卷 569：「稼毒，瘡瘍、霜稟二反，《考聲》：砂土汙也。從石，參聲也。

⁷⁹ 《修行道地經》，CBETA, T15, no. 606, p. 219, b20-22。按，大正藏校勘記曰，「塚」，宋、元、明、宮本作「家」。《道地經》相應經文作「舍」，故當以作「家」為是。

⁸⁰ 《可洪音義》，《景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5，頁 333 上。按，《說文·艸部》：「蔓，覆也」，頁 19。《廣韻》音七稔切，此字義於經意比較牽強，竊以為殊非正字。

⁸¹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CBETA, T13, no. 411, p. 756, b29-c1。

⁸² 《佛心經》，CBETA, T19, no. 920, p. 6, b21-22。

⁸³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8，頁 245 上。

⁸⁴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8，頁 596 中。

或從土作塗，亦同。……案塗毒者，妒害也，忍人也。」⁸⁵又卷 41 〈六波羅蜜多經音義〉卷 8：「塗毒，上楚錦反。案經意喻貪欲損害有情善業，如大毒藥，執者食者，必當喪命，故言塗毒。塗猶甚也，極毒惡也，不可救也。《說文》從土、參聲。參字從彑。或從石作礮，借用也，並從參。」⁸⁶又卷 48 〈瑜伽師地論音義〉卷 25：「塗毒，又作慘，同，初錦反。又塗，惡也。《通俗文》：沙土入食中曰塗也。」⁸⁷慧琳對「塗」字的解釋游移不定，很多解釋只是盲目地摘抄字韻書或諸家註疏，故難及主旨。

三、參照異譯可以更深入透徹地理解經師的釋義

佛經音義如《玄應音義》、《慧琳音義》等，注釋時多是照搬字韻書之說，很少隨文釋義，故難免有隔靴搔癢之嫌。抑或有時經師對經意也不是特別明白，注釋就不能一步到位。還有時經文用字用詞在今人看來比較罕見或者意義晦澀，而經師的注釋又同樣生澀或者過於簡略，也會給讀者造成理解障礙。總之，由於種種原因，佛經音義中的某些注釋有進一步解說的必要。參考異譯，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佛經，從而可以更加透徹地理解經師們的注釋。例如：

(7) 或魋，徒雷反，譯經者錯用，從鬼、從隹，乃是獸名，殊非經義，正合從貢作類。類者，小腹疾，亦名鬻腸病，下墜病也。⁸⁸

按，今麗藏本《道地經》亦作「或魋」：「三十八七日，母腹中風起，令得如宿命行好惡。若好行者，便香風起，可身意，令端正可人。惡行

⁸⁵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7，頁 537 中。

⁸⁶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8，頁 228 中。

⁸⁷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8，頁 381 中。

⁸⁸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8，頁 965 中。

者，令臭風起，使身意不安，不可人，骨節不端正，或臘脹，或僂，或腕，或齶，人見可是。」⁸⁹「齶」，《說文·鬼部》：「神獸也。」⁹⁰《龍龕·鬼部》：「齶：徒回反，獸似熊而小，又姓。」⁹¹《類篇·鬼部》：「齶，傳追切，椎頭髻；漢尉佗齶結；又徒回切，《說文》神獸也。」⁹²「齶」字顯然不合經意，故慧琳以同音字「頰」替之，釋為「小腹疾」、「鬻腸病」、「下墜病」，但這些又是什麼病呢？

又考《可洪音義》卷 21〈道地經音義〉：「或齶，徒迴反，正作瘻。」⁹³可洪以同音字「瘻」替「齶」。宋本《玉篇·广部》：「瘻，徒回切，下腫也。」⁹⁴《龍龕·广部》：「瘻，今：杜回反，陰病也。」⁹⁵《集韻·灰韻》：「瘻，《倉頡篇》：陰病。或作癩、癓、瘧。」⁹⁶《靈樞經》卷一〈邪氣藏府病形第四〉：「(肝脈)滑甚為瘻疣。」⁹⁷《本草綱目》卷 3〈百病主治藥上〉「瘻瘻」下注曰：「腹病為瘻，丸病曰瘻。」⁹⁸又《四分律》卷 35：「或有一卵，或無卵，或瘻。」⁹⁹大正藏校記曰：「瘻」，宋、元、明、宮本作「癩」。《四分律名義標釋》卷 24：「或癩，亦作瘻，同，徒回切，音頰，陰病也。」¹⁰⁰「癩」是「癩」字異寫。《十誦律》卷 21：「截陰、一丸、瘻不能男……如是一切污染僧人，盡不應與出家受具足。

⁸⁹ 《道地經》，CBETA, T15, no. 607, p. 234, b29-c4。

⁹⁰ 許慎，《說文解字》，頁 186。

⁹¹ 遼·釋行均，《龍龕手鏡》(簡稱《龍龕》)，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323。

⁹² 宋·司馬光等編，《類篇》，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324。

⁹³ 《可洪音義》，《景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5，頁 332 上。

⁹⁴ 陳彭年等重修，《玉篇》，頁 221。

⁹⁵ 釋行均，《龍龕手鏡》，頁 471。

⁹⁶ 丁度等編，《集韻》，頁 108。

⁹⁷ 《靈樞經》，《四庫全書》本冊 733，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328。

⁹⁸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冊 7，北京：中國書店，1988 年，頁 39。

⁹⁹ 《四分律》，CBETA, T22, no. 1428, p. 814, a24-25。

¹⁰⁰ 《四分律名義標釋》，CBETA, X44, no. 744, p. 589, a4-5。

若與出家受具足，犯突吉羅罪。」¹⁰¹大正藏校記：「癩」，宋本作「頽」，宮本作「頽」。《玄應音義》卷 15〈十誦律音義〉卷 21：「丸頽，又作癩，同，堂雷反，陰病也。《釋名》：陰腫曰頽，氣下頽也。又曰疝，亦言訛訛引小腹急痛也。」¹⁰²《可洪音義》卷 15〈十誦律音義〉卷 21：「丸頽，上戶官反，下徒迴反，陰病也，正作癩癩。」¹⁰³又《瑜伽師地論》卷 23：「黃病熱血，陰癩，如是等類無量疾病，由飲食故身中生起。」¹⁰⁴《玄應音義》卷 22〈瑜伽師地論音義〉卷 23：「陰癩，徒雷反，陰腫病也。《釋名》云：下重曰癩也。」¹⁰⁵綜上可知，「癩」，或作「癩」、「癓」、「癩」，指男子睾丸有病，導致性功能障礙。

我們再來看看《修行道地經》卷 1 的翻譯：「三十八七日，在母腹中，隨其本行，自然風起。宿行善者，便有香風，可其身意，柔軟無瑕，正其骨節，令其端正，莫不愛敬也。本行惡者，則起臭風，令身不安，不可心意，吹其骨節，令僂邪曲，使不端正，又不能男，人所不喜也。」¹⁰⁶其中「又不能男」與《道地經》中「或雌」相對應。由此可見，「雌病」就是指男子因睾丸有病而不具备性功能。反觀慧琳、可洪的釋義，「小腹疾」、「靦腸病」、「下墜病」，以及「陰病」、「丸病」，就是指睾丸腫墜有病症，因而沒有性功能，這樣，經意便豁然開朗，更透徹易懂了。

(8) 五埵，當果反，其胎中精自分聚五處，名之為埵，或名五庖。經文從肉作睡，非也。正從土、垂聲。或作朵、垛，並古文，皆正體字

¹⁰¹ 《十誦律》，CBETA, T23, no. 1435, p. 155, b11-18。

¹⁰² 《玄應音義》，《影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2，頁 201 上。

¹⁰³ 《可洪音義》，《景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5，頁 106 下。

¹⁰⁴ 《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408, b11-12。

¹⁰⁵ 《玄應音義》，《景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2，頁 295 上。

¹⁰⁶ 《修行道地經》，CBETA, T15, no. 606, p. 187, c2-6。

也，時不多用也。¹⁰⁷

按，與慧琳所據底本相同，今麗藏本《道地經》亦作「五睡」：「三七日精凝，如久酪在器中；四七日精稍堅，如酪成；五七日精變化如酪酥；六七日如酪酥變化聚堅；七七日變化聚堅藏，譬如熟烏麩；八七日變化滅烏麩，譬如磨石子；九七日在磨石子上生五睡，兩肩相、兩臍相、一頭相。」¹⁰⁸

「睡」指癰胝，茧疤，宋本《玉篇·肉部》：「睡，竹垂切，《說文》：癰睡也。又馳偽切，縣名。」¹⁰⁹「睡」字不合經意，故慧琳以「埵」替「睡」，《玄應音義》卷6〈妙法蓮華經音義〉卷2：「土埵，《字林》丁果反，聚土也。」¹¹⁰《慧琳音義》卷9〈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音義〉卷35：「輪埵，丁果反，小累也，今取其義。」¹¹¹「埵」本指土堆，後泛指圓形凸起物，切合經意。「睡」可看作「埵」的換形旁俗字。

《修行道地經》卷1翻譯作「五胞」：「至三七日，似如生酪；又四七日，精凝如熟酪；至五七日，胎精遂變，猶如生酥；又六七日，變如息肉；至七七日，轉如段肉；又八七日，其堅如坏；至九七日，變為五胞，兩肘、兩髀及其頸項，而從中出也。」¹¹²他經亦多作「五胞（胞）」，如《佛說五王經》卷1：「至三七日父母和合，便來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鬱；《五七日》

¹⁰⁷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58，頁965上。

¹⁰⁸ 《道地經》，CBETA, T15, no. 607, p. 234, a21-26。

¹⁰⁹ 陳彭年等重修，《玉篇》，頁147。

¹¹⁰ 《玄應音義》，《影印高麗大藏經》本冊32，頁83下。

¹¹¹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57，頁570上。

¹¹² 《修行道地經》，CBETA, T15, no. 606, p. 187, a12-16。按，大正藏校勘記曰：「胞」，聖本作「胞」；「頸」，宋、元、明、聖本作「頭」。

五胞成就。」¹¹³又《大方等大集經》卷 24：「住八七日轉名閉戶，形色猶如頻婆羅果，是時身邊有五胞出，謂頭手脚。」¹¹⁴又《大法炬陀羅尼經》卷 6：「因由此故，一切身分支節得生，所謂五胞生故皮肉生，皮肉生故筋骨生。」¹¹⁵「胞」指皮膚上長出的像水泡一樣的小疙瘩，形狀正與「塗」相似，可以印證慧琳以「塗（塈）」替「睡」不誤。

《可洪音義》卷 21〈道地經音義〉亦作「五睡」：「五睡，竹垂反，節也，言胎初生手足及頭五處，如樹生摧節也，正作塗也。摧，子迴反。」¹¹⁶可洪以「塗」替「睡」，《廣韻·支韻》竹垂切：「塗，節也。」¹¹⁷《集韻·支韻》：「塗，竹節。」¹¹⁸可洪認為經意是說第九個七日在如磨石子一樣的胚胎上生出五節，變為手足頭，此說亦合乎經旨，「睡」可看作「塗」的換形旁俗字。「塗」、「塗」是同源詞，音近義通。

(9) 生腫，鍾勇反，經文從骨作髓，非【也】經意，不成字，義合是腫字，疑書錯誤也。¹¹⁹

按，《可洪音義》卷 21〈道地經音義〉亦作「生腫」：「生腫，之勇反，正作腫也。《江西音》休云反，非也。」¹²⁰可洪也認為正作「腫」。

今麗藏本《道地經》作「生體」：「譬如人照淨鏡，盡見面像，髮白皮皺，生體垢塵，或齒墮，或塵齒見。身從老，屢如是，即自慚。閉目

¹¹³ 《佛說五王經》，CBETA, T14, no. 523, p. 796, b1-3。

¹¹⁴ 《大方等大集經》，CBETA, T13, no. 397, p. 169, b12-14。

¹¹⁵ 《大法炬陀羅尼經》，CBETA, T21, no. 1340, p. 685, a8-9。

¹¹⁶ 《可洪音義》，《景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5，頁 331 中。

¹¹⁷ 余迺永，《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頁 50。

¹¹⁸ 丁度等編，《集韻》，頁 29。

¹¹⁹ 《慧琳音義》，《中華藏》影印高麗藏本冊 58，頁 965 上。

¹²⁰ 《可洪音義》，《景印高麗大藏經》本冊 35，頁 331 上。

放鏡不欲見，以放鏡，憂愁，我已壯去老到，顏色醜，樂已去。」¹²¹據大正藏校勘記，宋、元、明、宮本「體」作「腫」，與慧琳、可洪勘正結果相合。「體」乃「腫」字之訛，「腫」則是「腫」字的換形旁俗字。

又考《修行道地經》卷1：「如有老人，而照淨鏡，皆自見形，頭白、面皺、齒落、瘡痍、塵垢、黑醜、皮緩、脊僂、年老戰疚（音又）。設見如是，還自羞鄙，閉目放鏡，吾已去少！衰老將至，心懷愁憂，已離安隱，至於窮極。」¹²²其中「瘡痍」與《道地經》的「生腫」正相對應，可見此「腫」非浮腫、臃腫、腫脹義，而是取癰瘍義，《說文·肉部》：「腫，癰也。」¹²³

正如古代經師注釋佛經時存在局限一樣，今人對於佛經音義的研究，也存在類似局限。目前對於佛經音義的研究可以歸結為如下幾點：敘述其版本流傳，描述其內容體例，總結其學術成就，揭示其學術價值，零星指出其訛誤或不足。總體而言，研究工作還處於初級階段——概論性研究。現有佛經音義的校注本，一般也只停留在對其一般性文字訛誤進行糾正、對不同版本異文進行比對選擇上，整體工作比較表層化。聯繫佛經原文，比勘不同版本、各種異譯，研究其校勘結果之正誤，注釋結論之優劣，這種深層次、精細化研究目前還比較少。本文只是拋磚引玉，僅就利用佛經異譯研究佛經音義這一個方面，來引起同行的重視，從而有待更多方法提出，以期對佛經音義展開更加全面深入細緻的研究。

¹²¹ 《道地經》，CBETA, T15, no. 607, p. 233, b15-19。按，大正藏校勘記曰：「塵」，宋、元、明本作「齷」。

¹²² 《修行道地經》，CBETA, T15, no. 606, p. 186, a7-11。

¹²³ 許慎，《說文解字》，頁83。

引用書目

佛教典籍與古籍

- 《雜阿含經》，CBETA, T02, no. 99。
- 《菩薩本緣經》，CBETA, T03, no. 153。
- 《大莊嚴論經》，CBETA, T04, no. 201。
- 《妙法蓮華經》，CBETA, T09, no. 262。
- 《正法華經》，CBETA, T09, no. 263。
- 《大寶積經》，CBETA, T11, no. 310。
- 《大般涅槃經》，CBETA, T12, no. 374。
- 《大方等大集經》，CBETA, T13, no. 397。
-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CBETA, T13, no. 411。
- 《佛說五王經》，CBETA, T14, no. 523。
- 《修行道地經》，CBETA, T15, no. 606。
- 《道地經》，CBETA, T15, no. 607。
- 《正法念處經》，CBETA, T17, no. 721。
- 《佛心經》，CBETA, T19, no. 920。
- 《大法炬陀羅尼經》，CBETA, T21, no. 1340。
- 《四分律》，CBETA, T22, no. 1428。
- 《十誦律》，CBETA, T23, no. 1435。
- 《善見律毘婆沙》，CBETA, T24, no. 1462。
- 《阿毘達磨法蘊足論》，CBETA, T26, no. 1537。
- 《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 《俱舍論記》，CBETA, T41, no. 1821。
- 《四分律名義標釋》，CBETA, X44, no. 744。
- 《一切經音義》，唐·釋玄應，《影印高麗大藏經》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 《一切經音義》，唐·釋慧琳，《中華大藏經》影印高麗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後晉・釋可洪，《景印高麗大藏經》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 《元氏長慶集》，唐・元稹，《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古今韻會舉要》，元・黃公紹、熊忠，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北京：中國書店，1988。
- 《宋本玉篇》，宋・陳彭年等重修，北京：中國書店影印清張氏澤存堂刻本，1983。
- 《集韻》，宋・丁度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述古堂影宋鈔本，1985。
- 《說文解字》，東漢・許慎，北京：中華書局，2013。
- 《說文解字注》，清・段玉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經韻樓刻本，1981。
- 《龍龜手鏡》，遼・釋行均，北京：中華書局，1985。
- 《類篇》，宋・司馬光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4。
- 《靈樞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現代專書、論文

- 王文顏，1993，《佛典重譯經研究與考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中國大百科全書》，1993，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朱慶之，1992，《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 余迺永，2000，《新校互註宋本廣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辛島靜志，2001，〈《道行般若經》和「異譯」的對比研究——《道行般若經》與異譯及梵本對比研究〉，《漢語史研究集刊》第4輯，四川：巴蜀書社，頁313-327。
- 辛島靜志，2002，〈《道行般若經》和「異譯」的對比研究——《道行般若經》中的難詞〉，《漢語史研究集刊》第5輯，四川：巴蜀書社，頁199-212。
- 胡敷瑞，2004，〈《道行般若經》與其漢文異譯的互校〉，《漢語史學報》第4輯，頁127-146。
- 徐時儀、梁曉虹、陳五雲，2009，《佛經音義研究通論》，南京：鳳凰出版社。
- 高列過，2013，〈中古同經異譯佛典語言研究概述〉，《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頁143-148。

- 荻原雲來，1979，《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東京：講談社。
- 陳文杰，2008，〈同經異譯語言研究價值新探〉，《古漢語研究》1，頁 82-87。
- 陳源源，2008，〈同經異譯佛經人名管窺——以《法華經》異譯三經為例〉，《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頁 22-26。
- 梁曉虹、徐時儀、陳五雲，2005，《佛經音義與漢語詞彙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黃仁瑄，2011，《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董琨，2002，〈「同經異譯」與佛經語言特點管窺〉，《中國語文》6，頁 559-566。
- 楊金萍、肖平，2013，《巴利詞語手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盧巧琴，2008，〈論同經異譯的語言學價值——以《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三部異譯經為例〉，《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頁 137-142。
- 韓小莉，2009，《《可洪音義》研究——以文字為中心》，成都：巴蜀書社。

